

话说呼伦贝尔草原

黄孝通 著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作者在一九五四年訪問呼倫貝爾草原后所写的几篇散記。这些散記，記述了草原上所特有的風光；描述了牧民們在組織起來以后的劳动热情和幸福生活；同时也指出了草原的發展前途和祖國工業建設的緊密关联。

話說呼倫貝爾草原

費孝通 著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廠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

*

总号(文)0056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3/8 字數26,000

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

印數：1—17,000

統一書号：T10023·6

定价：(5)一角一分

818.4
F236

目 錄

初訪草原.....	2
牛奶和羊肉.....	9
蒙古包和游牧.....	17
草原上的馬.....	24
組織起來，就有办法.....	31
一面光輝的旗子.....	37

初訪草原

呼倫貝爾草原在蒙古高原的東北角，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

從北京坐火車，出山海关，過沈陽、哈爾濱，一直到黑龍江的邊境，一路全是平地；但是一進內蒙古自治區，車子就向上爬，愈爬愈陡，到興安站附近，車子得打着圈上坡。幾個小時里，我們從拔海二百多公尺的平原爬上了拔海六百多公尺的高原。

這段路，像是登石階，石階盡頭是個平台。這個平台有浙江省那麼大。這石階就是興安嶺，這平台就是呼倫貝爾草原。北京——莫斯科的國際列車要穿過這平台才出國境。

在這平台的西部，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有兩個湖泊：呼倫諾爾和貝爾諾爾。蒙古人稱湖泊叫諾爾。呼倫貝爾草原的名稱是從這兩個湖泊得來的。

這個平台上遍地都長着草，除了草別的東西長得極少；除了河流旁邊有些灌木外，樹木是不很容易見到的。平平的一片草，一望無際地綠到天邊。所以說這是個草原。

我以前沒有到過草原，只念過這句詩：“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到了草原我就想起這句詩來了，

在我沒有上草原前，這句詩給我的形象是这样的：一片廣闊無涯的平地上，長滿了高高的草；西北風一陣陣吹來，草在風中起伏地擺動，像是海面上的波浪。當草浪下伏的時候，露出了一群群牛羊；風過處，牛羊又給遮住了。這風景想起來是相當荒涼的。——但是我到了呼倫貝爾草原上一看，却並不如此。

呼倫貝爾草原上的草長得並不高。正確地說：不如用“淺草沒蹄”來形容它似乎更恰當些。即使沒有風，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遠處成群的牛羊。我去旅行時，雖則已屬初秋，但是一股盎然生氣，却給我以丰满富饒的印象，引起了我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聯想。

自然，我們並不懷疑寫這句詩的詩人是否忠於現實，因為有朋友告訴我說，有很多地方的草原的確長着很高的草；我也並不是想比較草高好看，還是草矮好看，這是無關宏旨的；我在此處想到的倒是有關草原前途的問題。

就讓我們談談草原上的草罷。

呼倫貝爾草原上的草，如我們所見到的，一般說，是長的肥而矮。當地的牧民一再和我們說，這地方的草好，羊也好。他們告訴了我們很多草名，但對於我們這些平時和草木鳥獸接觸得極少的人，聽了印象都不深。在這些談話中，我們卻很清楚地看到當地的牧民對他們的草原，尤其這草原上的草，真是有感情。我們也相信他們的感情是有根據的。呼倫貝爾的羊長得好，早就有名。我們親自嘗過這有名的羊

肉：細、嫩、不羶，一點不虛傳。草長得好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草好在哪里呢？我們請教老鄉，老鄉回答我們：草長得矮，就容易肥，油質足，養分多，牲畜吃了長肉。我們問他們草長得好不好呢？他們听了我們的問題都笑了。用手比着半身高，說：我們這裡的羊不會仰着頭吃草的。听來他們不很相信草長高了還能養羊。呼倫貝爾草地上有半身來高的草的確很少。

另一個場合，我們和幾位牧民朋友聊天，問起他們的牲畜好不好。他們說那年春天如果沒有風暴，現在羊群可就更大了。原來在那次大風暴里凍死餓死的羊不少。我們就問他們，天有不測風雲，我們有沒有辦法把羊保護起來呢？這位牧民是個積極分子，搶着告訴我們：他們已經響應政府的号召，組織了起來，一面湊了錢去拉木頭來搭棚，又貸了一座打草機，儲了草，以後即使再碰到風暴也不會再遭殃了。我們听了很高興，但是從蒙古包裡望出去，盡是一片矮矮肥肥的草，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要打草的話，草長得不高，不是有困難么？我們就問他們在哪里打草，能不能帶我們去看看？他們回答我們：可遠着哩，一天還走不到。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追問下去。究竟草是長得高的好，還是矮的好？我們還是不明白。

講社會發展史的書本上告訴我們：草原上的人們最初是靠狩獵過日子，後來把野獸馴服了成家畜，開始畜牧。

的方式最初是讓牲畜自己去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動，所以是游牧。後來才把牲畜固定起來，人出去打了草運回來喂它們，成為定牧。——這樣講來，在游牧方式中所謂好草，在定牧方式中不一定也是好草的。呼倫貝爾過去一直是游牧地區。解放初期政府發動牧民打草，預防風暴，一般牧民還不太容易接受，因為過去並沒有這種習慣。今後牧業發展了，是不是會遇到草長得不高，打起草來有困難的問題呢？

對於草，我們懂得太少了，但一到草原，沒有法子不發生一聯串有關草的問題。比如，有位朋友說，如果這些草不適宜於定牧，我們不是可以用拖拉機來把地翻了，重新種一批新草。老鄉听了又笑起來。他們說，這裡的草是靠草根長出來，並不是靠種子繁殖的。他們最討厭的是地老鼠，因為地老鼠專門吃草根，草根一破壞，一片地就沒有用了。

老鄉們指着那些開着花的草說，這些都不是好草，牲畜不喜歡吃。有位朋友就說：牲畜都挑好的草吃，壞的不吃，結果不是好的愈吃愈少，壞的愈長愈多麼？老鄉听了又說不對，草不怕吃，愈吃愈旺。

究竟草原上的草怎樣能長得更好，我們摸不出個道理來。不錯，這是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們不去總結老鄉的經驗，不用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批判接受，不去做實驗，不研究，這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我們不知道研究植物學的朋友是否已經注意了這些問題，是否想到我們中國有這樣遼闊的草原，而在草原上有很多問題等待他們去研究解答。我們上

面所提出的問題，可能都是外行話，但是如果能引起研究植物學的朋友們的注意，那末我們的話也不能算是白廢的了。我很想在這里建議他們在假期中，多到草原上去旅行旅行。

再說說牛羊罷。

像我這樣在太湖流域生長大的人，一到草原上，免不了會想：這樣廣闊的土地上不種莊稼多可惜呀！這種重農輕牧的思想，對於沒有到過草原的人是很自然的，但是再想一想，就不難明白這是不對的了。

草原地高，寒冷的時期長。在北京還沒有生爐子的时候，呼倫貝爾已經被白雪蓋滿。而且地氣寒，很多地方就是在八月里，掘地二尺到三尺深，還會碰着冰層。在這種自然條件下種莊稼是有困難的。當然這些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在海拉爾就知道有一種耐寒的麥種已經證明可以在這地方生長了。但這是最近的事，過去是沒有的。

在這種地方，最適宜的是長草。有了草，人就有辦法生活了。人不能吃草過日子，但是可以養吃草的牲畜，人再在牲畜身上打算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

草原的特点是恰好具備了牧業所必要的條件。不但有着遍地的草，而且有湖泊和河流。草原基本上是平坦的，天下了雨，或是地上積雪溶化了，水就流向低窪的地方，由少積多，匯成大小不等的水泊。這些水一般流不到海里去，土地里所含的礦物質，特別是碱和鹽，也就留在水泊里。草、水、碱和鹽，正是牲畜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所以草原是天然

的最理想的牧場。

人類很早就利用了這些優良的自然條件來發展了狩獵和畜牧。

呼倫貝爾草原到如今還保留着近萬年來人類勞動智慧所創造的紀錄。我們在海拉爾第一中學里就看到了學生們從草原上搜集來的石器。這些是大約一萬年前在這地方居住的人所用的工具。它們的特点是細小，靈巧，只有手指那樣大小，在考古學里稱作細石器。一般認為這是特別適宜於狩獵和畜牧的工具。從這些遺物上我們不但可以知道這個草原在一萬年前已經有了人，而且也可以看出來，那時候，他們已經善于利用這地區的自然條件，發展了狩獵。

或者有人會說，草原很適宜於畜牧，而且草原上很早就已經有了畜牧，那自然是事實，但是現在假如有條件可以種麥子了，把草原開辟成農場不是更好么？

如果我們缺糧食，草原上種麥子，增產些糧食，那當然是好的；但是我們不但需要吃面食，還需要吃肉，喝奶。像我們這樣大的國家，很顯然地必須有很大的牧場才能供給我們的需要。如果我們現在全國的人每人都吃半斤羊肉，就要三百万頭羊，就是說要吃去六個呼倫貝爾那麼大牧場里現在所有的羊。我們的羊還是太少了。

牲畜的用途可大哩。肉和奶之外，還有皮、毛、骨，樣樣值錢，都是工業原料。英國就是以羊毛興起的。機器紡織業初起時，為了要羊毛，地主們把很多本來種莊稼的地圈了

起來養羊，以致很多農民失了業。羊毛是歷來帝國主義所垂涎的對象。印度克什米爾的羊毛固然著名，可是因此帝國主義在這地方作的惡也是有名的。澳洲那是更慘了。因為帝國主義要羊毛，要牧場，澳洲的許多土著民族活活的被他們屠殺干淨。這些罪惡不能算在羊毛身上，應該算在帝國主義身上。但是却更可以說明了羊毛是多么重要的工業原料了。

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牧場太多太大，而是牧場里的牲畜還不够多。讓我們多多關心我們的牧場，多多認識我們的草原，這是我們國家的寶庫。我們的祖先已經在草原上辛勤勞動了近萬年，留下這份寶貴的遺產，現在是我們用我們的勞動，用我們的智慧，用機器，用科學來開發這個寶庫的時代了。

牛奶和羊肉

草原上的人們是怎样生活的呢？

簡單的說：草原上的人民的生活离不开牲畜。他們利用了牲畜所能供給的一切，几乎解决了他們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先說說他們的吃。

他們吃的主要是牲畜的奶和肉。

到草原上去作客，在蒙古包里坐下，首先接触到的是他們的奶茶。草原上的人們是以好客著名的，不論是熟悉的朋友或是初來的生客，他們沒有不殷勤招待：客人一到，主妇就忙着為他們煮奶茶。

蒙古包中間都有一個爐子，經常生着火。現在比較考究的人家都有一個煙囪，這是一種近代設備。客人到了，主妇就在爐子里加些燃料，把火攏大了，放上一個鍋子煮水。草原上樹木是十分稀少的，當然更談不到煤和炭，草料要留着喂牲畜，所以燃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燒牛糞。牛糞晒干了並沒有刺鼻的臭味，而且火力很大，的確是很好的燃料。

水在草原上是很寶貴的，時常要用牛車從很遠的水泊里拉回來。草原上的水大多鹽味太重，有些地方的水顏色發

黑，我們這些外客喝來不很習慣，但是對於牲畜却特別好。

主婦等鍋里的水開了，打下一角茶磚揉碎了投入鍋里。鍋里的茶熬了一些時間，接着把牛奶倒在鍋里煮開，就是一般所謂奶茶。有的人家在奶茶里加一些粟子米和鹽，很可口。

他們用樺木碗裝了奶茶，一碗碗地端給客人喝。客人剛剛喝完，主人趕緊又把他的碗斟滿了。我起初不懂得規矩，來一碗喝一碗，看看沒有個完。同去的朋友指點我，如果不想再喝時，可以把碗遞給主人，說一聲“却擋”。主人也必然很爽快的把碗收起，不像內地一般你推我勸的講客氣。

一般在請客人喝奶茶時，總是要端出各種奶品，一盤盤地擺在一張小几上。這些奶品中很多是我們在內地沒有吃過的。奶品中最普通的是奶干和奶皮。新鮮的牛奶分出了奶油，用火把留下的汁烤到半干，搓成一片片，在太陽里曬成奶干。奶干的味很濃，帶酸，我們這些初上草原的人，不大習慣，但這是草原上的人們經常愛吃的東西。奶皮的制法不同，把新鮮牛奶在鍋里輕火慢煮，逐漸凝結成一薄片，像黃臘，又脆又香，着實好吃；但油質多，多吃了不好消化。奶干、奶皮之外還有奶酪，奶酪在北京也吃得到。牛奶發酸後，把水分壓出，就成奶酪，像我們南方的豆腐花。

我們在蒙古包內作客的人所吃到的奶茶和奶品，也就是這草原上的人們經常吃的東西。他們每天要吃三餐，就是以這些為主，有時加吃些麵條和肉。在夏天和秋天較少吃肉，

主要是喝奶。那是因为这个时期，牛有好的草吃，牛奶出得多。

普通說來，母牛在三月里下小牛，就有奶。每天早晚可以挤兩次。开始挤奶时，奶量少；后来愈挤愈多，而且愈甜，連續可以挤八个月。到十月以后，母牛怀了孕，奶就干了。因此到了冬天，虽則由于有些母牛生產得較迟，到那时还出奶，但一般說是比較少了。所以各家在母牛下奶多的时候，多做些奶干、奶皮，儲存起來，到冬天吃。

草原上家家养牛，而且大多养一大群，牛奶多得很，一家人吃不了。过去，牛奶多余了賣不出去，做奶品也很費人工，所以总是要吃多少，就挤多少，其余都留給小牛吃。

西新巴旗有一个牧主，家里有一百九十头牛。我們去的时候，有二十六头可以挤奶，六头只挤了一桶奶。挤奶的方法是：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了，先是牽小牛來吃一陣，然后把小牛牽开，挤了一陣奶，又放出小牛來吃。这样一条一条的挤，二十几条牛要挤三四个小时。一天挤兩次。再加上煮奶，足足要一个工。

这样的挤法，一头牛一天出不了二、三斤奶。其实如果每头牛多挤一些，据他們說，八口之家，有四、五头奶牛就够自給了。呼倫貝爾草原奶牛的奶量是比較低的；有人調查过，平均一头奶牛一天只出奶十斤左右。但是提高奶產量並不是当地草原上人們的問題，因为現在他們还覺得奶太多，吃不了哩。

牛奶一成为商品，情形就改变了。过去海拉尔市附近有許多苏侨，專門喂奶牛，出賣牛奶。他們把牛养在家里，買了草來喂它們。一头奶牛每天可以出四、五十斤奶，一家有二、三头奶牛就能維持生活了。如果草原上都能养这样的牛，牛奶都能賣出去，牧民的生活不是能大大的改善了么？

現在海拉尔有了一个牛奶化工厂，天天派了汽車到草原上去收購牛奶。草原上已經开始發生了新的景象。远远看見汽車來了，老老小小，急急忙忙从蒙古包里提着各式各样的桶盆罐壺，端着牛奶出來迎接这送財富上門的汽車。有个地方只有一家牧民，汽車不到他們那里去。他們每天用牛車拉了兩大桶奶走四、五里路，在半路上等汽車。一天賣出三十公斤，每月就有八、九十元的收入。

到草原去收購牛奶現在还不很普遍。首先是牛奶工厂还少，而且規模也还小。假如草原上的奶牛都挤了奶，每条奶牛一天都出几十斤奶，那就要很大的工厂來加工，或是要有很多的冷藏倉庫來儲藏，和冷藏运输設備來运銷。現在还没有这些条件。不但这样，就是要把現在草原上多余的牛奶收購一下，运输工具也还是大大的不够。据海拉尔的牛奶化工厂的朋友說，由于汽車少，只能在海拉尔附近收購，又因为汽車沒有冷藏設備，不能走远，更怕拋錨，一拋錨全車的奶可能一下都坏了。

草原上有的是草，可以喂养很多很多的牛。牛有的是奶。牛奶也正是我們到处感覺到不够的东西。內地很多缺奶

的母親不是經常在為孩子的營養發愁么？草原上的牛奶能運到內地來，會受到多少人的歡迎呀！但是我們現在的工業還不發達，工廠里還不能大量製造冷藏火車，冷藏汽車，以致草原的牛奶運不出來，可見沒有發達的工業，牧業也是發展不起來的。

牛奶如果能運出來，賣得起價錢，喂牛的牧民當然會挑奶出得多的牛來喂了。這樣，草原上就會出現品種好的奶牛了。他們也不會再像現在一般，每頭牛只擠一下就放過去，一定會好好的擠，尽可能地擠，如果草原上電氣化了，還可以用機器來擠，牛奶產量也就會大大提高起來。這一切都必然會實現的，但是必須工業先發展起來。

關於牛奶，我們就說到這裡。

草原上的人們除了吃奶品，主要是吃肉。牛的肉當然也可以吃，但是他們是輕易不宰牛的，因為母牛可以產奶，公牛可以拉車。他們需要吃肉時是宰羊。

我上面說過，夏秋兩季草原上的人們主要是喝牛奶和吃奶品，不很吃肉。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那時牛奶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舍不得在那些時候宰羊。一般人家都要到冬天才宰羊。秋天，天高氣爽，草長得旺，羊長得肥。到冬天，草少了，羊會瘦下去。所以最好是在初冬，羊還是很肥的時候宰。冬天宰羊還有個好處，肉不會壞，可以慢慢地吃。

羊肉的吃法有煮的和烤的兩種。把羊肉煮熟，切成大塊，用手撕來吃。這種吃法，沒有堅強的牙齒和胃腸，是不

行的，而草原上的人們却都具有那种堅牢潔白的牙齒，使城市里長大的人望而生羨。對於我們，烤羊肉還比較容易應付，因為烤的肉條比較細嫩，容易咀嚼；至於消化，那是另一問題了。

提起草原上的人們的食肉量，那是驚人的。據說年輕小伙子一頓可以吃上一只羊羔。這可能是有些誇大，但是一個人一頓能吃十幾斤肉卻不算稀奇。這樣吃上一頓，好幾天可以不再吃肉。這是在冰天雪地里放牧生活所必須鍛煉的本領：能飽食，能耐飢。

在過去困難的日子里，貧苦的牧民哪里能有很多的肉吃！但是現在確實不同了。我們訪問了一家牧民，八口人全年吃了一百多只羊，另外還吃了四頭牛。按他們好客的風俗，這些牛羊宰了並不會都是家里人吃掉的。但是平均算起來，家里人每天也要吃到兩斤或三斤肉。實際上在冬天他們每天所吃的肉還要超過這數目，因為在夏天和秋天普通是很少吃肉的。一方面說這固然是一種合於這地方氣候的習慣，但是另一方面說，假如面粉和其他食品能供應得更方便，更便宜，這種習慣也會改變得更經濟和更合理一些的。據我們知道，已經有人感覺到這樣大量宰牲畜來吃，對於牲畜的繁殖是很不利的。剛才我們提到的那一家人一共只有一千多頭羊，一年就吃掉了十分之一。這數目不能算是小的了，普通羊群的自然增加率每年也不過是百分之四十五。宰得太多，羊群發展會受影響，這是很自然的。

草原上不种五谷，蔬菜，所以草原上的人们要吃面食和蔬菜就得依靠外地供应。过去，从遥远的地方把面粉运上草原是极困难的，运费太大，普通的牧民享受不到。现在可不同了。大批的牛羊马匹从草原上运出来，相应的大批日用品向草地输送；大卡车接上火车，装着的很多是面粉。在计划供应以前，草原上的人们生活改善后，赶一次庙会常常把一年的面粉都买足了。一家人不是买一袋两袋，而是装上一车两车。反正有的是拉车的牛，拉着面粉，跟着人，在草原上转动。

面粉大量地到了草原，草原上的人们除了奶和肉之外有新东西吃了。我们到蒙古包里作客，和奶干一起端给我们的是各色的月饼，饼干，面包，冰糖，一盘盘的摆满了一矮几。陪我们一同去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蒙古人现在很喜欢吃甜食，和我们苏州人有相同之处。当然，草原上有甜食吃，而且甜食已成为草原上的人们待客的东西，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这说明了草原已经不再是塞外偏僻之地，而是整个经济交流的大网中的一个部分了。

他们也喜欢吃挂面。挂面是制成品，对于开始吃面食的牧民是比较方便的。他们把羊肉切成细块，和挂面一起煮。这和奶茶一般也是普通饕客的的东西。我们每到一家，一定得吃一顿羊肉挂面才放我们走。有一个下午，我们一连走了四家，吃了四顿。尽管这样，我到了最后一家，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还是一连吃了两碗。这种羊肉挂面确实是很好吃